

向晚的淡水

◎林文義

最後的一班輪渡吧？我倚在船尾的欄杆畔，望著船過而激起的白色波痕。向晚的海風溫柔而暢，微微地吹起紊亂的黑髮，一如海風微微地吹起潮水；北淡線的火車就要開了。船戶向我說。我搖搖頭：我搭公路局班車回去。其實心裏想說：乘著這柔和的海風回去吧。但是否太詩意了？畢竟從八里鄉到淡水鎮，是一次最美麗的航程呢。

我的右眼，是逐漸轉暗的大屯山巨大的影子；左眼則是在夕陽裏，滿身通紅，蒼老而憂愁的紅毛城。淡水，越來越近，我年少時，感情的小城啊！船戶專注地掌著舵，準備將船緩緩地靠岸；藍色調的小碼頭像塞尚筆下動人的畫幅。我忽然覺得，這好似一種情愛般的依偎：最後一班船，泊岸而棲，靠在岸那堅實而沈默的懷裏，頂著滿空璀璨的星子，靜靜地、滿足地歇息著；想著，船已靠岸了。

先我上岸的，是一對年輕的夫婦（或是戀中的情伴？），男的用力將隨船過來的摩托車拉上岸，女的則在後頭用力地向前推。但他們並沒有馬上發動、騎走，反而在小碼頭魚販那兒買了兩條海魚，滿足地帶著一臉笑意，騎著機車，輕盈地離去。也許，他們的家居就在小鎮的一角，看看那些日本式的木質房子，外頭是磚砌的小紅牆，紫色的藤花從牆裏延生到牆外，牆外是幽深的小巷，而小巷的盡頭是一片發亮的海，或許泊著幾艘美麗的小舢舨。

遠遠小小地，無數的方窗裏都已上燈，暈黃或青色的，都是溫暖而又令人充滿渴求的一種情意。這濱海的小鎮，向晚時展露出一種無比的輝煌，像油畫裏那種極濃烈的色彩似的。向晚將落的夕陽，先用美麗溫潤的純黃來打底色；而後用濃烈的純紅與金黃來加強小鎮向光的臉顏，而在背光面，則是幽藍地。在古老迂迴的巷道裏，你從一個轉角拐了過來，一張垂暮的老人臉顏會猛然進入你的眼中，老人就入定地端坐在褪色的門楣下方，悠閑地搖著蒲扇，丟給你一朵極為古老而又慈藹的微笑。

我從小巷進去，巨大的古老教堂在逐漸轉暗的暮色裏以巍峨之姿俯向我，幾隻白鴿繞著塔尖輕盈地低飛著，像在異國的感覺，愛琴海畔的一個小國吧？他們的每一扇哥德式的小窗，在向晚時，都要擺上一盞點燃的燭臺，整個城就燭影搖曳……而這兒不是幽藍的愛琴海岸，這兒是淡水，一個濱海的小鎮。